

教育開放與開放教育

吳家瑩

這些年來，面對層出不窮的責難現行教育體制之聲音，再次激發我對其「價值性」、「合理性」更深刻的質疑與反省。蓋有為數眾多的師生，活在此教育體制中教人與受教，若這種體制基本上連某種起碼程度的價值可欲性、認知真理性都不具備，反而帶給身在其中的師生吃盡苦頭，飽受挫折，則據之判定其「摧殘師生生涯發展」之罪，而將目前這套教育體制終結，會是大快人心之事。問題是，此教育體制在面對各種批判之際，似乎依舊我行我素，屹立不搖，而讓某些師生持續感受生活的不自在。實在也該另闢蹊徑，走出新局。

在過去的一些日子，我為了減輕對現行教育體制之疑惑、不安，並尋覓個人在現行這套教育體制中從事教學生涯的意義，以安我心、以立我命。我曾稍有如下調適——走入我國近代教育史，找現行教育體制之根源。

民國五十七年在南一中聽了王念法老師批判臺灣教育之不合理性，當時年青氣盛，乃決定由理組轉文組，且非教育系不讀，並以改革教育為職志，迄今八十三年仍一心夢想建構我國教育學知識體系。其信心之持續及困惑之解開是源自民國七十八年完成對國民政府教育制度政策根源之探討。〔當前教育發展困境之歷史分析〕

原來中華民國政府遷臺，由於其主政者，仍與國民政府為同一決策階層——中國國民黨，故在改造日據時代所留下的學校教育制度時，率依其在國民政府時期，所累積的教育發展經驗來規劃辦理，不但在理念層面，仍沿用「三民主義教育」為其指導典範；即在實踐層面，亦將在大陸時期推行不徹底的教育政策，更加落實。其間確也曾採取若干改進措施，以因應局勢的變遷，不過，整個學校教育制度，仍舊是維持在訓政時期的基型上穩定地發展。

出於國民政府在訓政時期的國力準備，主要是以日本、其次才以共產黨、軍閥為對象，故教育政策的規劃，也期使學校教育制度能產生「抗日」、「剿共」、「北伐」所需的國力為著眼點。政府遷臺後，主要則以「中共」，其次才以「蘇俄」（後來刪除此目標）為國力準備對象。這二個階段主要的國力準備對象，雖然有國際與國內之分，但共同點是敵我立場對峙，壁壘分明，不相往來，且處一觸即發的戰爭狀態，故在國力四要素（指軍事力、經濟力、政治力、心理力四種）中，準備打「軍事戰場」的國力，明顯地就居於主角的地位，於是在教育政策上，為厚植國家精神基礎，即一貫地以「軍訓、體育及民族固有德性的陶冶」作為培育國魂的手段。

但處今日，由於世界緊張局勢明顯地趨向緩和的情況下，中華民國至少在民間層次也與中共、蘇俄作了某種程度的接觸，於是敵我在「軍事戰場」的對抗，也變得不

像以前那麼急迫與清晰，而漸轉移主陣地於其他戰場。亦即今後唯有與中共在「經濟戰場、政治戰場、心理（文化）戰場」的競爭中確保居於優先的地位，才能鞏固中華民國的生存權。則中華民國未來的學校教育制度，若要能配合國家新國情的需要，至少也要培養出能打贏「經濟戰場、政治戰場、心理戰場」所需的國力，則教育政策內涵的更易，勢難避免。

此外，中華民國與世界上主要民主國家如美國、日本、英國……等也一直在這些非軍事戰場上作較量，到目前，適值進入較白熱化（更多摩擦）的階段，也到需要高品質的學校教育制度來配合，才能繼續維持佔一席之地的境況。故今後可能執政的政黨，亦應站在「國際視野」的角度上，留意中華民國上述主要競爭敵手及對手在「非軍事戰場」上的作為，盡速採取更適當的教育政策，來更新現行的學校教育制度。

再加上最近幾年，國民黨政府所苦心經營的學校教育制度，確也面臨激烈的挑戰，在國內「經濟——社會——文化——政治」相繼走向國際化、自由化、多元化、民主化後，教育界也相繼倡議「教育自由化運動」、「教師人權運動」、「人本倫理教育運動」，要求政府對實施三、四十年的學校教育制度加以變革，以因應國家進入實質「憲政時期」的新形勢。教育界目前這種自覺地倡導各種教育改造運動，雖不如國民政府成立前教育界勢力之浩大，但已潛存「蓬勃發展」之生機，今後自發性的教育改革運動，將還會持續擴增。面對此種情勢，想贏取執政的各政黨，無論是中國國民黨、民主進步黨或其他政黨，若為爭取教育界這股力量的支持，則對教育系統內外最近的新形勢及衍生的教育課題，宜主動地加以關切研究，形成既能因應當今教育界之需求，同時也能回應國家新客觀局勢需求的教育政策。

〔問題：回應國家新客觀形勢的新教育政策內涵，宜反映處在國際競爭體系脈絡中，臺灣現代社會的實質特性及未來發展性。〕

至於如何積極地變革當前教育體制？我認為在現行教育體制中，學校是最基本的單位，教育部、教育廳或教育局所推動的任何革新方案，最終都必要求「學校」予以落實。若學校未能配合實踐，則該教育革新方案也必然落空，這更加襯托出「學校」作為革新單位的重要性。我一直認為假使國內每一所學校都確實落實革新，展現新面貌，則我們整個的教育改革也就成功了。故教育革新除了由教育行政當局主動策劃外，積極地激勵每所學校自發性地更新校內教育體質，從根做起，才是根本具體之道。歐美教育界早在七〇年代即正視此項趨勢，近年來國內各級教育行政當局在教育自由化浪潮下，已漸朝擴張「學校自主權」方向努力，給予各級各類學校孕育自我革新之契機，故在目前應是各校校長、教師較可有作為的時刻，也較具一展教育抱負的空間。特別是小學更具備優勢的條件，非但無升學壓力，且正逢教育部將教育資源大量轉移於國教階段，故開創小學之新境界，在今日應是最佳良機。當然國中也具有可為性，祇是難度更高，挑戰性更大，但更值得嚐試。目前本校已正與花蓮二所國小合作從事教育革新的工作（學校名暫不公開），預計埋首耕耘四年，盼能成就出「高品質的小學」，以回饋社會對教育界不斷的關愛，當然也盼望拾回學校教育者之自尊自重感。

編者按：本文作者吳家瑩現任國立花蓮師範學院教授兼教務長